



113
卷 898
22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四之三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文

唐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云興

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營如字說文作營

云小聲也樊音煩藩

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汙烏路反令刀成反遠于萬反

云豈弟樂易也

○愷開在反悌音弟

○流言○正義

樂音洛易以鼓反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鄭氏守

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

上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对也

極交亂四國疏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榛所以爲藩也○榛士中反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疏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疏云構合也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披

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疏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上疏每人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上疏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意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疏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疏筵音延媒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飲酒齊其色曰湎徐又莫疏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疏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脩發乃媒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

下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成風俗衛武公旣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謳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謳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作謳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時不知矣言武公旣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稚者言天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謂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湎爾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曰禮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陳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古以駿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酒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蹀近小人飲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北天下之辭是天人飲所爲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化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羖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之居於下沈湎淫沫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至化也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味歎之淫沫之則淫沫至情態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

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燕事舉酬卽旅酬也燕禮旅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旣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于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酒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論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秩秩

然肅敬也

云筵席也左

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躬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

反鄭智也折之舌

邊豆肴楚殽核維旅

楚列貌殽

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

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

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殽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孔偕

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

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音皆鍾鼓旣設舉觴逸逸音往來次序也。云鍾鼓於是言旣設者將射改縣也。縣音玄市由反大侯旣抗弓矢斯張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如字鵠戶沃又鵠抗若浪反斯張鵠也。說文云卽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已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祭與音。

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射夫旣同獻爾發功。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旣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如字徐音廢北毗志反中丁仲反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祈求也。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鵠友下同爭爭鬪之爭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

其道醯之殷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旣旅之後止飲皆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鍾鼓旣已改設舉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旣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旣張衆射之夫旣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傳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牒慢由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躋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廻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卽之公外席賓列角

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鷩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闔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燕射。

禮有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賓客卽興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也。是也。舊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卽籩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穀豆實核加籩也。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蕎粟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穀核於豆之上也。舊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醯人掌四豆之實。非菹醢醯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撩注云。蕎乾梅也。內籩。

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正祀。梅故稱燭也。既以豆實爲菹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穀。是總名。以此文穀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爲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醪食。酏皆以稻米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者。穀實謂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舊逸。逸往來。次序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入宿懸。注云懸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以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往來。有

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鍾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鍾鼓旣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于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旣設也。○傳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胥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亦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

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能麋虎豹鹿豕皆止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臣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言禮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故於此言既抗也。○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入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旣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卽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入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高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

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取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鵠也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以直也射所以直已忘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魯之間名題胥爲正正鵠皆鳥之棲點者也此因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入注云正之大齊淮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義亦猶鵠也旣已棲鵠便卽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旣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乎旣烝衍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

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次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兆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太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等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旣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玉

之大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同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旣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旣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列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十曰質則以爲侯云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一丈鵠及正質於一候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摯方六十也摯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

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
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
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
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
獸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顯
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
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鵠
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一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卽同
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司表注說皮
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
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
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纏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
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
案白質者也○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
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旣發挾矢而後下射

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
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
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
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
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射
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
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射
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
勝者之弟子洗禪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禮
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
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禪興少退立卒禪坐
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
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

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既

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

傳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

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

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音遍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傳嘏大也

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古雅

反湛答兩反

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孚仇室人入又

傳

手取也室人

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

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

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

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鄭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爲加爵也。

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

又反下皆同
挹一入反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

酒所以安體也

時中者也。

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疇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中張仲友人無籥舞至爾時次也一本人作又毛以爲古之行

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卽乘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旣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太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祐賜汝莘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

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予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未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宴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爲旣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旣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旣至陳於庭又有卿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心俱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旣獻於是賓則手自鄭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旣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

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矣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尊
而無度故舉以刺之。○秉籥至相應正義曰沈尊
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籥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曰簡酒敬
之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
作者舉鼓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太作
樂請奏狸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之略於樂大射也然則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
樂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乎以樂射師不節於此曰鼓射此鼓簡酒敬
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於樂大射也然則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
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外大作
樂云鼓舞相應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義曰殷人先義曰殷人先義曰殷人先
此知不然矣。○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義曰殷人先
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者皆爲
之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今鬼與神教
土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
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
之至也衆生必死必歸士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地故作
樂場其聲音之

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
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
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
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
昧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
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
行二禮殷人之臭味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闕殷
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人先求諸陰注
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致臭所
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雖異皆注
始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先後
復招魂復魄是魄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爲魄有注人
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有注云生後之於作皆注

人制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此武公周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父祖之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旣載清玄鳥云大糖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

祭言鼓鍾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次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周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般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所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周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旣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於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

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經言百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主，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謂至喜樂也。○正義曰：箋言既與少牢特牲受箋文同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箋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請於賓，則射法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

耦也。太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入，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刃。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王入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刃，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禪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禮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是以後因酌刃也。言奠者，謂迎刃之前，親酌奠於出復位是因酌刃也。言奠者，謂迎刃之前，親酌奠於王入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刃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

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故云其登引餕獻不受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謂鹽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禮文且令參晉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竿角詔受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饋於奥奠竿也鉶南迎刃主而入卽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竿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竿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刀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此故曰允讀曰軒謂軒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謂

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饋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予孫之事今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今以飲彼不中者也是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旣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旣立請慶多馬

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卽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禪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禪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禪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予賓之初筵溫溫其恭云此復言初筵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幘幡會貴坐遷屢舞僂僂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僂僂然反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昄昄音蒲拔反善貌曰旣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孚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屢屢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顙又所律反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惄惄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集抑抑慎密也惄惄媯媯也秩常也

○抑反必毗必反又符筆反說媯媯賓之至其秩○毛也說文作必媯媯列反下音慢疏以爲幽王既不能

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
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
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
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
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數
數起舞僂僂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
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
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必然而
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
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
此復

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旣祭
王與族入燕之筵也卽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
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
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
姓。此言至僂僂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
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卽爲美之義故

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媒慢故下嘒
曰必必諲慢也僂僂舞貌也傳直云僂僂者是貌狀
之辭下微微嗟嗟俱是貌狀亦宜然矣。○此言至
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卽筵
之時能自勑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旣
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
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
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故言王旣不得
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
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微微是曰旣醉不知其郵側
弁之俄屢舞嗟嗟傳號呶號呼譙呶也微微舞不能

自正也嗟嗟不止也

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

反注同

女交反微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接下僨僨是舞不

止此宜爲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充俄五何反廣雅

云哀嗟素多反一音倉柯

反呼火故反謹呼端反

既醉而出益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云出猶去也

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歲之林反賓既至

今儀○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奴而

舉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微微然不能自

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

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嗟嗟然又不能止以次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燕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上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儂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儂儂則不能自正僨僨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立酒之監佐酒之史云凡此者

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

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離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式

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太音秦徐勑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爲下爲反下同顛仆則反本作眞仆何音赴一音蒲比反韻文云顛也語魚據反惠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

出童羖

羖羊不童也

○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出無角之羖羊

膚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

牝牡有角

○出如字徐尺遂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云矧况又復也

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況能知其多復飲乎

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矧失忍反

疏凡此至多又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入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背嚮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曾即

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矩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女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殷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入問此不已又敵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飲乎但以此答彼問自息將慎其已自不識知尤敢能知其多而復法也○鄭唯以式爲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同○**立**酒之監注云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卽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故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懸訓之爲於鄉射引此耳○**式**讀曰懸○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懸訓之爲

釋名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埋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當言至醉酬○正義曰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及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不獻也一醉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醉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十四之三

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毛詩小雅

漢鄭氏箋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繫

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藻音早鎬胡老反樂
洛篇內唯注八音之

樂一字音岳餘並同



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

注

政

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
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
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
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
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
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
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
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
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
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萬物至之
禍。工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旣衰
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
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
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
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

性○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
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
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
其著見○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
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

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
悛七全反改也○流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沈又七旬反

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
頌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
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
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镐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镐京
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
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
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魚之至著見○正義曰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
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
又言人物者物卽魚也○莘長貌巾反
莘所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有那其居○

其居處那然安也。反一上乃多也○疏義曰那安至然安○正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謾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矣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旣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菽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疏采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溯爲于僞反菽五章章八句至恩古焉○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

微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幽王至無赦。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之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會既而無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徵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笑萬方無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傳

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

也羊則苦豕則薇

傳

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

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主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

羹故使采之。

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

微藿久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

君子

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孚之路車乘馬

傳

君子謂諸侯

也

釋文

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

繩謐反

反下注車乘

驂皆同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傳

玄袞卷龍也白

與黑謂之黼

云及與也玄裘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黼黻謂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袞

古本反玄袞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脊勉反下同本又作袞黻音弗緺知里反本又作黼同雉知反鷩必滅反冕也正義采菽至及黼毛以爲言古之明王毳尺銳反正義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筐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筐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牛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袞龍下及緺冕之黼裳言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無予之尚得車馬交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正義曰傳旣言羊則苦豕則

則菽不總毛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微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微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茶也滑董蕡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筐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正義菽大豆至采之○正義日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卽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正義賜諸侯至爲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

予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是服之別故分言之矣。傳玄袞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於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續人文。傳玄袞至章者。正義曰：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衣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袞。龍王藻注云：龍袞畫龍於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繡衣。繡謂刺之言此。黼黻繡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

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繡衣以對袞。畫衣故也。

繡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鷩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傳畫虎堆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繡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繡由此言。鷩冕，繡冕，其宗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言子男自鷩冕而下，則通及繡冕。此黼宜繡冕矣。箋言謂繡衣者，自取繡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冕名。偶同耳。裁以爲衣，舉袞裳舉黼，正是袞冕之服。知上公不次裳耳。裳皆及於繡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及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天下之受顯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袞裳之意，諸侯用之，得王賜。唯用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黼亦取與。苦馬爲耳。

音也 霽沸檻泉言采其芹

震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震音弗櫨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

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嗟嗟載駿載駟君子所届傳淠淠動也嗟嗟中節也集云届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旂 巨機

反淠四弊反徐寧蓋反又芳計反鑒呼惠反駿七南反駢馬曰駿駢音四苗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鑒反下音細至所届毛以爲震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旗其此君子車服旌旗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嗟嗟然震鶯中節至於將朝於是親自駿駢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使人往塗迎之既朝王則駿駢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震震沸至正出。正義曰以震沸連檻泉言之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

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蕭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芹菜至鴈醯。正義曰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卽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醯省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筭菹鴈醯是也彼鴈醯與芹菹別又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清芹菹俱是水物故連言之。諸侯至不尊。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旣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髽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

昭公二年
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旣言旂旛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帝在殷邪幅在下彼交匪緑天子所予

傳

諸侯赤帝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東也緑緩也箋云赤帝大古

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韻以韋爲之
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
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脰自足
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幅束如此則非有解
怠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
音福紓音舒予音與福彼力反大音泰韻音必審先
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脰胡定反縢徒丁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申重也

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
為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

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
下音洛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
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
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幅
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

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幅束如此故又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
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占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舊諸侯至幅束○正義曰以

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
裳幅寫內則亦單云幅則此服名幅而已杜鄭皆云帶
幅正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
幅正之是幅也名曰幅者所以自幅束也。○芾太古
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
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

伏犧時也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其皮也以人情而論飲其血茹其毛衣以其羽皮是因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苇於前明是重其先蔽故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之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布帛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大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有虞氏服韞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韞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獻韞皮弁素韞玄端爵韞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爵卽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韞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也韞俱是他也古者衣皮此存其

韋上云韋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素士韋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韞君朱大夫韋行縢者言行而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下古今名異也縱使心所實解脩亦必有芾幅隨之下故云彼舒緩之心天子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云彼與文在邪幅接自之上之義故云自足至滕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之是自禹東如此則非所有解怠歸緩之正義能依禮古者因其衣服而美之能曰依禮云天子賜以芾幅自服禮爲天子亦失禹所制非所此故自之名異也天子亦失禹所制非所此故自之名異也

乃後命予之卽上車服是也天子旣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

其葉蓬蓬

傳

蓬蓬盛貌

傳

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

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

柞也

○祚子洛反又音昨

樂只君子

傳

殿鎮也

○殿多見反注同鎮陟

只君子萬福攸同

傳

慎反又音珍本作鎮陟

平平左右亦是率循

傳

平平辯治也

傳

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

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平婢延反韓詩作

便便云閒雅之貌

正義曰言維此株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

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

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

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

歸之由古者明玉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

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

傳

蓬蓬盛貌

○正義曰述

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

故爲同也○此興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

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技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祚之幹猶先祖技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祚爲興者由祚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祚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爲義故取祚爲興亦然也。殷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殷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殷鎮。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平辨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諸侯至循順之。正義曰篆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

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卽引詩云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汎汎楊舟紺繩維之傳紺縲也繩綾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傳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紺繩其綾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芳劍反紺音弗爾雅云紺縲綾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脆

葵音才各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脆

之葵揆也脆厚也。葵其維反紺音弗爾雅云紺縲如誰反優哉游哉

紺音律繩力馳反韓詩云祚也

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疏

毛以爲汎汎至矣

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繩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樂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君子於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游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之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爲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繩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之治入自安反悔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鄭云繩綆縛綯至諸侯。正義曰繩大索也李巡曰繩水云繩綱維之繩綯也孫炎曰綯竹爲索所以維

采菽五章章八句

持府首郭礨曰綏繫也孫行爲大索然則繩訓爲繩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綑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繫是大綑綏之於楊木至禮法。正義曰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入舟入喻諸侯以爾雅不同法也舟人以繩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此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度多少而與之。正義曰此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承上不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有少或多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旬與此不同則所引毛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同毛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妄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好呼反

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

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倣之故

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

好讒佞之入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倣之故

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

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

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

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

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卽亦不親九族

之經矣旣相怨不親是上敎之失故下三章言其

可教而反之無使

爲驕如蠻如髦也

醉醉角弓翻其反矣

醉也

醉調和也不善繼繫巧用則翻然而反

云

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用則翻然而反

云

待之則使之多怨也○辭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謝文
列反弓韶也繫音景弓匣也說文云傍也謂輔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云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

望易以成怨

醉

醉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醉醉然調和

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繼繫而巧用之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醉醉至而反○正義曰醉醉文連角弓卽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旣已調和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繼繫巧用翻然而則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相當弓之限杜子春云限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端相當如彼文弓

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繼卽緹檠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待。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爰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并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闕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微矣并云令善也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

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教反并云令善也爾女至胥皆。正義曰以言人微之故知汝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胥觀文之勢而爲訓也。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并云令善也裕寬也裕饒瘡病也并云令善也裕處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瘡羊主反并云此令裕至爲裕。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并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

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

反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傳

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

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云斯此也。

○比毗志反鄙

同

民之至斯亡。

正義

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已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民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

○正義曰欲解無

民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

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怒之不卽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患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危。正義曰由爵不讓而爲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已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羣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望榮名者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苟望求安於已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各各爭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

之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孩童慢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悔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陔
笑也。釋音稚。如食宜餚如酌孔取餚，餚飽也。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我也。餚於據反除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鳩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
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言老馬反爲駒而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

爲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微之皆無良相恕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者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
○傳已老至慢之。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顎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王如至之禮。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餚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此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

食族蕪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卽族蕪矣以食禮無飲蕪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蕪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蕪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蕪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踰多少故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塗塗附 徒後屬塗泥附著也 云母禁辭徒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徒微美也 云猷道也

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徒 母教至與屬○毛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徒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徒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而棄惡但無人啟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徒** 徒後至附著○正義曰徒則猿之輩屬非徒也陸機疏云徒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猴之白晉者爲漸胡術胡後駿捷於獮猴然則徒後其類大

同故樂記注云後獮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敎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母禁至則進○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爲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體者故爲木梓梓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敎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敎王不敎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母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敎故反辭以體之非禁王不聽敎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敎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母乎是未得立言

雨雪瀌瀌見暉曰消傳暉日氣也說云雨雪之意耳

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

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

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敎之○雨于忖反注及下同瀌音持音嬌反徐符音反音於見反云瞻音見日出也暉乃見反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如字

遺式居妻驕說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妻斂也

莫肯下

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入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反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中毛如字鄭讀曰隨妻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衰鵠樓聚也沈力音雨雪至妻驕○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俱反音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視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

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
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
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
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
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
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妻
舅。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
肯之文。并統下句爲義。○
云現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
序又從日故知。晦是日氣也。○
雨雪至教之。正義曰。說文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
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
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灑灑雪之盛貌。故知
喻小入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
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
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
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政。則天下有
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

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卽盡誅滅之也。此上戒。據升本
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
乎。○
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先入後已。以相卑下。
之義也。釋詁云。妻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云。
妻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
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雨
改字之理。又妻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雨

雪浮浮見。睂曰流。傳浮浮猶灑灑也。流流而去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云。今小人
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
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髦舊音毛。
當與尚書同音。莫。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
侯反行下孟反。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

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
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
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
摠名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
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往
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
從之其中有髦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髦
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宛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宛音櫞徐於阮反仲丁
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

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

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

反篇內同

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

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

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
之意摠三章之義也

有婉者柳不尚息焉

興也婉茂木也

云尚庶幾也

有婉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
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
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首暱焉

蹈動暱近也

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憇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
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
不朝之意

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
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

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靖治極至也

云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俾必爾

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有菀至極焉。毛以爲有菀然者枝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旣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恤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工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

由王爲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申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卽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怠於茂蔭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踳動暱近。正義曰踳者踳覆之名可以踳善亦可以踳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踳療焉病也言王者踳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章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踳覆則非惡之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

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
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
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卽加罪是不可朝事○正義曰清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
謀至朝事○正義曰清謀俾使皆釋詰文極誅釋言
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
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
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有婉者柳不尚憚焉 傳 憚

息也

徐丘麗反

上帝甚蹈無自療焉 傳 療

云療接也 ○療側界

反鄭音際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傳 邁

云邁行

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傳 療接○正義曰毛依釋詰文

療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
邁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
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
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

舊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咎於大叔大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有鳥高飛亦傳于天**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傳 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

也烏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

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届

傳

曷寧靖之居以凶

矜 傳 憚害矜急也

云

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

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傳 僮延

有鳥至凶矜

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烏有所至人心反無
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
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
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烏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

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卽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
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卽罪之是
刪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爲異餘同
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辭
否皆爲何也○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誅放類害
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卽九
裔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搜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
裔之文卽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
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
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匏柳三章章句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716